

卷五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大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之競

競論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7 八
止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又中詞科宋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

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類傾心爲之用元本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

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而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道道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母

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撻辣即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徒汴其臣張
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問我以
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跡始彰矣方其
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
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至于今微管仲吾其
左衽檜大喜起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
新及第高燒錄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
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

特喜此諛語以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賦也余觀

唐則天追敗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
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
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
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脇君
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
嘗追削喜定和我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

檜初歸一節
中興遺史說得
右詳

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鶴毒每在於社席盃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弯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五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如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銷認蒼

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鐘山日辛
苦區々活數魚

杜惲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惲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惲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

怒亦釋宋慶曆中却盜張海過高郵知軍荆仲約
令百姓歛金百中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
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
悉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
之佗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
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
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慄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

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
矣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
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
浩曰我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
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勸陛下好生之德乃出
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
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
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宋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宋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尤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尤可以存之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恭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
後如此是捨亦言下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
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之是智捨是勇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
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
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
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宋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

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
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
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
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
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
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
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

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矣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々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爲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

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與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

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
剗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宋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
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
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
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
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
中消以釋其褊蔽則佗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

煩苛必不忤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
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曹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
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
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
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
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首人滅酈義正如此胡致
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元帝紀便

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之皆為利往天下嗜之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其寡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

嗜飲基切嗜和樂

以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涓水盡赤血流波道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

種首之備盜賊乃齋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
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知得寶而不之識知有寶
而不之重知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
之不亡者幸也

飢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
不飢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
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
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
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暨刀聞
於齋而齋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佗亦自饒却思翻玉
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
海上清影日蕭々言浦鷗閑戲使無佗事亦自饒

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閑戲未足已思翻玉羽
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
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為泥滓所點濼非
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
鷗不當逐之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蘓後湖

蘓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
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
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

已老蒼如此宋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
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
對奕徐高於蘓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
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
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
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
及人區之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蘓養直

儂羅

嗷囉上即侯反下良
何反方言猶點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諧二人

猶句會戶八切
方言小兒多詐
謂之狡獪有傳云
少狡獪

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僕儼兒矣僕儼
俗言狡獪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釋豉

韻書釋豉云醅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主瑤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
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曲纒一
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
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

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
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
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
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
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
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書吾
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
時趙清猷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

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
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犧所畫之
卦亦書也大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
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
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
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
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性矣後
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毋著一
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
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之奈歲寒一事頗為清節
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荆公詠三品石云豈沒蒼侵
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頓無耻似為
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
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
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字

作字或云受字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
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鷓鴣

鷓鴣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
雙鷓周益公揚誠齋盛稱之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之而北
出山靡之旁困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
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語後語亦
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
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曰非不知扈載然
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

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法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癯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

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授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蕪學士知真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之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類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

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
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
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
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猶似柳
歐公在漢東於破篴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
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
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
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
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

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務使康元

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

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

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

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

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

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
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昇湖龍馭去無蹤三
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
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辨滯留
期得請不辭築館沂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旣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於虜亦常
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
除權特卽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宋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
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
吾群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
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
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
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

有身起死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
將雖然哉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
數之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之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
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
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 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
如賜四川宜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
德既咨裝度而往鰲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夕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書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康
俊卿辭在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